



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

*Reading
Famous
World-Famous
Masterpieces*

契河夫中短篇小说选

(俄)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河夫 著
温惊 译

 万卷出版公司

(俄) 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

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

译者：温 惊

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契诃夫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/(俄罗斯)契诃夫著;温惊译. —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2009.7

(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)

ISBN 978-7-80759-993-7

I.契… II.①契…②温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俄罗斯—近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02088号

出版发行: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110003)

印刷者: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45mm×210mm

字数:222千字

印张:8

出版时间:2009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赵鹤鹏

特约编辑:陶华

内版设计:陈敏

封面设计:王语设计

ISBN 978-7-80759-993-7

定价:18.80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024-232844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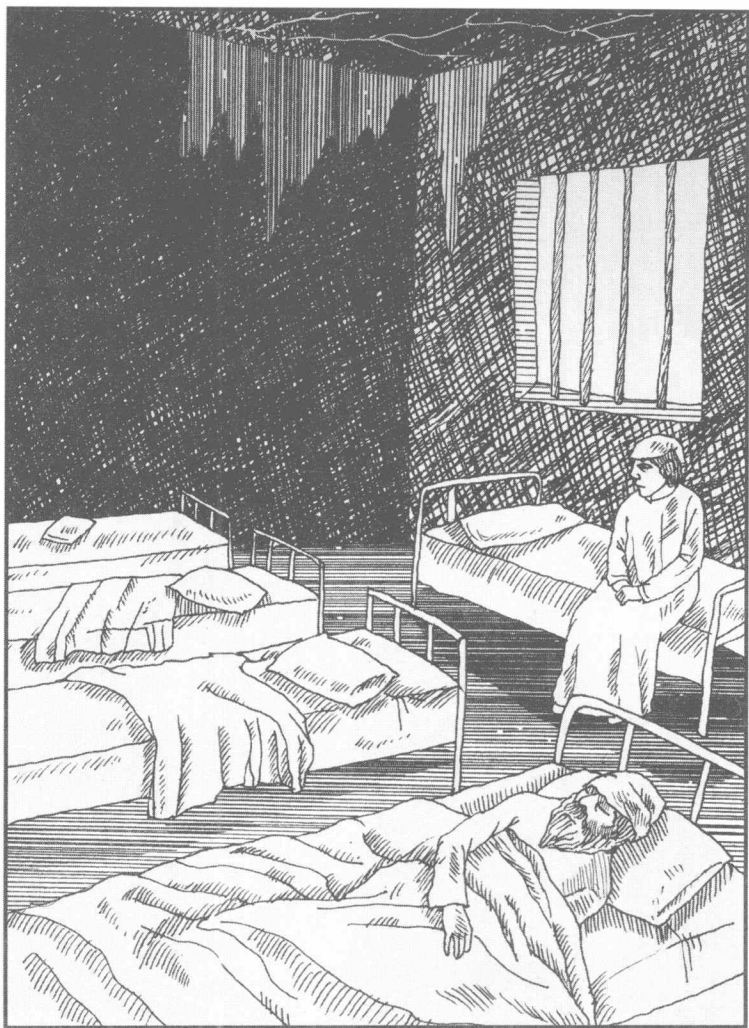
传真: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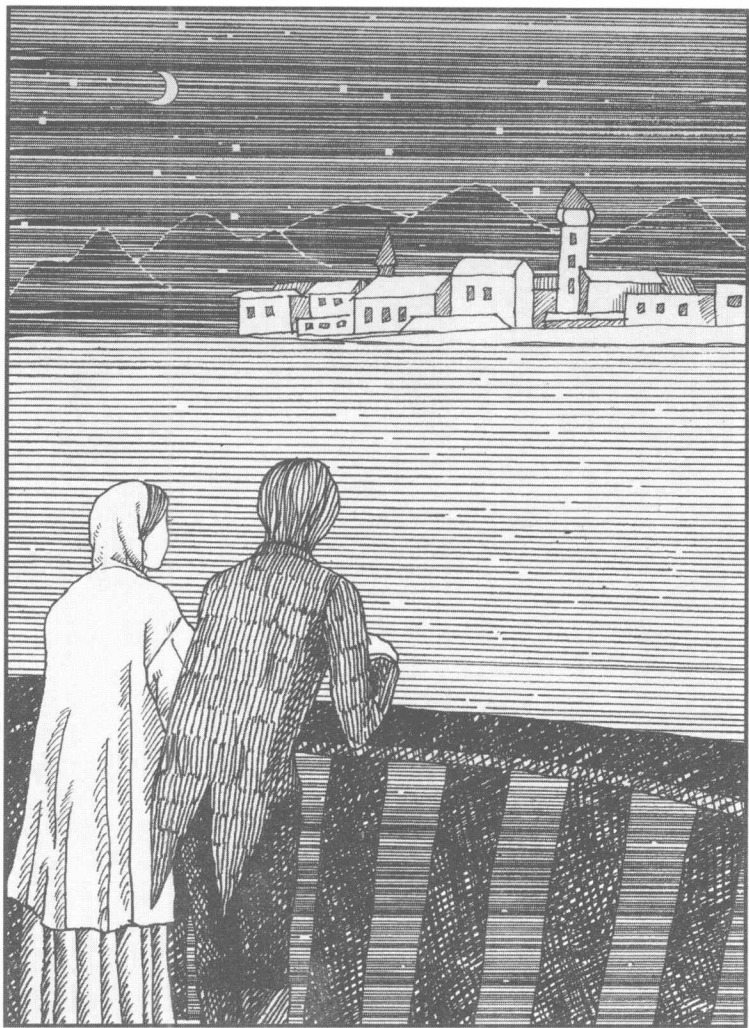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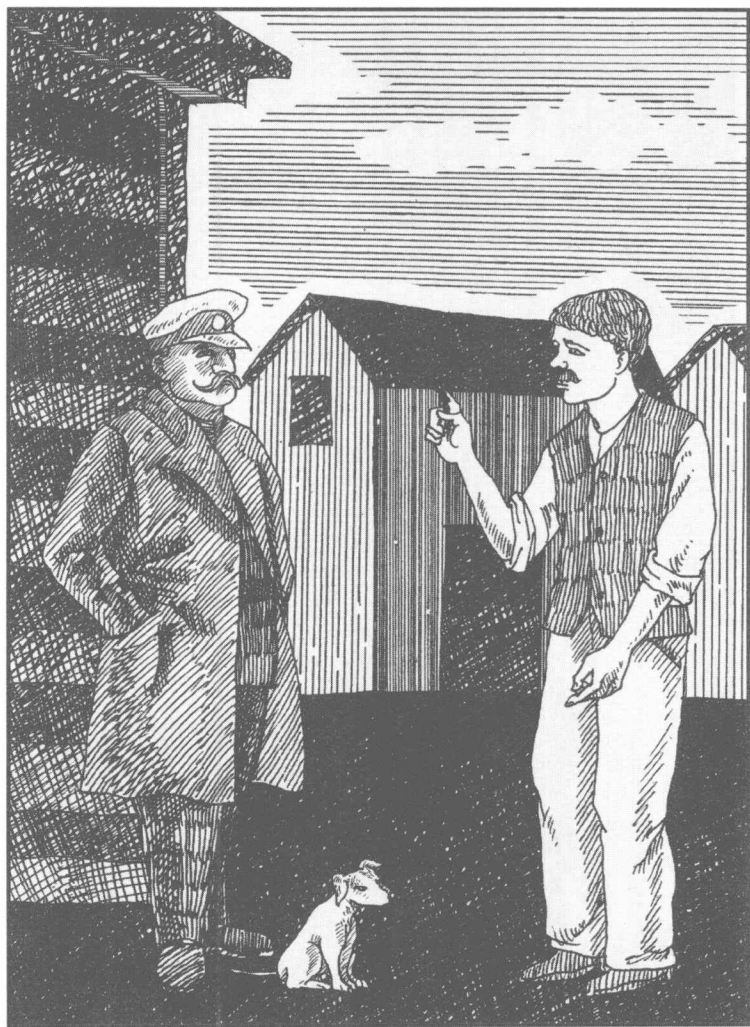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出一种经常性的、无法忍受的心意，总想用一层外壳把自己给套起来，好像要给自己做一个严实的套子似的，使他能与世隔绝，永远不受外界的干扰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受到刺激，使之受到惊吓，总是使得他终日惶恐不安。



地板的颜色是灰白的，满是木刺。整个屋子一股酸白菜味、灯芯的烧糊味，臭虫味以及氨水味，搞得房间里臭烘烘的，让您所有最初的印象是，好像您进入了动物园一样。



她久久地凝目注视着远方，好像看到蜂涌的人们和辉煌的灯火，听到了音乐胜利的节奏和痴迷的大声喊叫，看到她自己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，鲜花从各个方向像雨点般打在她身上。她还想到，和她并排站着、用胳膊肘倚靠船旁栏杆的这个男人，是个真正伟大的人，天才，上帝所宠爱的人……



奥丘梅洛夫将身子稍微往左一扭，开步朝人群那边踱去。在劈柴场的门口，只见上面说到的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立着，右手高举，向大家展示着他那根血淋淋的手指头。

目录



套中人	1
普里希别耶夫中士	12
夜莺演唱会	15
打赌	17
一	17
二	20
宝贝儿	23
一个文官之死	34
新娘	37
一	37
二	40
三	44
四	46
五	48
六	49
渴睡	53
带阁楼的房子	59
画家的故事	59
一	59

二	62
三	67
四	71
牡蛎	75
第六号病房	79
一	79
二	82
三	83
四	86
五	87
六	90
七	95
八	97
九	97
十	102
十一	107
十二	108
十三	111
十四	112
十五	115
十六	117
十七	120
十八	122
十九	124
钉子上	125

歌女	127
脖子上的安娜	132
一	132
二	138
胖子和瘦子	143
彩票	145
万卡	149
哀伤	153
农民	158
一	158
二	162
三	163
四	166
五	169
六	173
七	176
八	179
九	182
嫁妆	185
跳来跳去的女人	190
一	190
二	192
三	195
四	197
五	199

六	203
七	206
八	208
醋栗	212
小人物	220
乞丐	224
变色龙	229
姚内奇	232
一	232
二	236
三	239
四	242
五	246
苦恼	248

套中人

米罗诺西茨村子边上，耽误了归时的猎人们，在村长普罗科菲的房子住了下来，准备过夜。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：一位是兽医伊凡·伊凡内奇、一位是中学教师布尔金。伊凡·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奇特的复姓：奇木沙—喜马拉雅斯基。这个姓与他一点都不相称，所以全省城里大多数人通常只叫他的本名和父称。他如今住在郊区的一个养马场里，今天出来打猎是想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。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会在H姓伯爵家中做客，所以他在这个地区早就不算外人了。

他们暂时还没有睡觉。伊凡·伊凡内奇，一个留着很长的唇髭而且又高又瘦的老头子，这时正坐在门外的月光下吸着烟斗。布尔金则躺在房里的干草上，在黑暗中谁也看不见他。

他们闲聊起各种各样的事，还顺便说起村长的太太玛芙拉，夸奖她是一个健康而且不愚蠢的女人；但是她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子，也从来没有去过城市，也没有见过铁路，最近十年来一直是整天守着炉灶，只有到了晚上才到街上去转一转。

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！”布尔金说，“有一些人他们生性孤僻，他们就像是寄居蟹或者蜗牛，竭力想缩进自己的硬壳里，这世界上还有不少这种人。也可能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，又重新退化回到远古人类祖先还不成熟其为群居的动物时代，而且还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的洞穴里的返祖现象。但是，也许这只是人的性格中的一种变异，谁知道呢。我可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，探讨这种问题不关我的事。我就是想说，像玛芙拉这类人，并不是非常少有的现象。不必到远处去找，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吧，他是我的一位同事，希腊语教师，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死了。您一定听说过他。他与人们截然不同的是：只要他出门，即使天气很好，也总要穿上套鞋，带上雨伞，并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。他把伞装在套子里，怀表放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，有的时候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，那个小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。就连同他的脸似乎都装在套子里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中。他戴着墨镜，穿着绒衣，耳朵里塞着棉花，每逢他坐上出

租马车，肯定嘱咐车夫支起车篷。总之，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出一种经常性的、无法忍受的心意，总想用一层外壳把自己给套起来，好像要给自己做一个严实的套子似的，使他能与世隔绝，永远不受外界的干扰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受到刺激，使之受到惊吓，总是使得他终日惶恐不安。可能为了替自己的胆怯、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，他总是对过去进行赞扬，赞扬那些不曾有过的东西。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中，对他而言，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，使他可以借此逃避现实。

“‘啊，古希腊语多么优美动听，而又响亮啊！’他说时脸上露出甜美而愉快的表情。好像为了证实自己的话，他眯细眼睛，扬起一个手指头，读道：‘安特罗波斯（希腊语，人）！’”

“别里科夫也极力将他的思想藏到套子里面。对他而言，只有政府的告示与报纸上的文章，其中写有禁止什么事情，他才能够看清楚。既然规定晚上九点钟以后中学生不准外出，或者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出人们不准性交，那么他觉得这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既然禁止了，那就行了。至于文告里批准、准许做什么事，他总认为其中带有一些可疑的成分，带有某种言犹未尽、令人惊慌的因素。每遇到经过当局批准，在城里设立一个戏剧小组，或者建立一个阅览室，或者茶楼时，他总要摇摇头，轻轻地说：

“‘至于这个嘛，当然也可以，这固然很好，可是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！’”

“只要是违背法令、脱离事实、不符合规矩的事情，尽管和他毫不相干，却也使得他垂头丧气。例如说有个同事做祈祷时稍微晚一点到了，或者据说中学生淘气了，或者有人看到一个女校的女学监黄昏时陪着军官玩到很晚了，他就会十分激动，总是说：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。在教务会议上，他那种谨慎、那种疑神疑鬼、那种地道套子式的论调，简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他说什么无论男子中学里，还是女子中学里，年青人行为不守规矩，教室里乱糟糟的——唉，千万不要传到当局那里，哎哟，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！再比如说，假如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、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，那么事情就可能会有好转。后来如何呢？他不停地唉声叹气，总是发牢骚，苍白的小脸上架一副黑色的墨镜——您知道，他那张小尖脸和黄鼠狼似的——他就如此逼迫我们，我们不得不让步，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作分数压下去，把他们禁闭起来，最后将他们开除了事。他有一种奇怪的习惯：经常来我们的住处拜访。他来到一个教师家里，老是坐下来以后，就一声不响，好像在观察什么事似的。他照此一言不发地坐上一

两个小时，然后就告辞了。他把这叫做‘和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’。显然，他到同事家里闷坐并不舒服，但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，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做到同事应尽的义务。像我们这些教师都很怕他，就连校长也一样。您看，我们这些教师个个都是有思想的、极其正派的人，受过屠格涅夫与谢德林的教导，但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穿着套鞋、拿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个年头！何止一个中学呢？全城都要受他的管制呢！在我们这里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举行家庭戏剧晚会，因为担心他知道。有他在，教士们到了斋期都不敢吃荤，不敢打牌。在别里科夫这些人的影响下，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中，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做事谨慎，事事都担心。他们说话不敢大声，不敢互通信件，不敢交朋友，不敢读书，不敢救济穷人，不敢教人念书识字……”

伊凡·伊凡内奇清了清喉咙，好像想要说些什么似的，但是他却先抽起烟斗来，望了望月亮，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是的，有思想的正派人，既读屠格涅夫的作品，又读谢德林的作品，以及巴克莱（一八二一～一八六二年，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）等人的作品，但是他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下，一再忍让……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“别里科夫和我住在同一幢房里，”布尔金继续说，“同住在一层楼上，他的房门正对着我的房门。我们常常见面，所以对他的家庭生活十分了解。他在家也是那一套：睡衣、睡帽、护窗板、门闩，一整套各种各样的禁条和忌讳，还有那句习惯语言：‘哎哟，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！’斋期吃素对身体健康不利，但是又不可以吃荤，因为害怕人家说别里科夫不守斋戒。于是他就吃用奶油炸的鲈鱼，这东西虽然不是素食，但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物。他不用女仆，因为害怕别人背地里说他的坏话。于是他雇佣了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子做厨子，名叫阿法纳西，这人成天醉醺醺的，还有点呆痴。他以前做过勤务兵，好歹能做几个菜。这个阿法纳西常常站在房门口，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，总是深深地叹一口长气，唠叨着那么一句话：

“‘如今，像他们这种人多得是呢！’”

“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，活像一口箱子，床上挂着帐子。睡觉的时候，他总用被子蒙着脑袋。房间里既热又闷，风敲打着紧闭着的门窗，炉子里好像有人呜呜地哭，厨房里传来不断地叹息声，不祥的叹息声……”

“他躺在被子下面战战兢兢。他担心会出什么事情，生怕阿法纳西会杀了他，生怕小偷溜进家来，这之后就整夜做着噩梦。到早晨我们一同到

学校的时候，他就无精打采，脸色惨白。看得出来，他将要进去的这所有很多学生的学校使他全身心感到恐惧和恶心。和我并排走路，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古怪的人来说，显然也是个痛苦的事。

“‘我们的教室里闹得太厉害了。’他说，似乎想解释一下他心情之所以沉重的原因，‘太不像话了！’

“您猜怎么样，这个希腊语教师，这个套中人，差一点还结婚了呢。”

很快伊凡·伊凡内奇回头看了看堆房，说：

“您开什么玩笑！”

“是真的，他的确差一点结婚了，虽然这事说起来古怪。我们学校最近新调来了一位史地教师，原籍乌克兰，叫米哈伊尔·萨维奇·柯瓦连科。他不是独身来的，而是带着姐姐瓦莲卡。他年青，高个子，肤色黝黑，一双大手，从他的脸就能看得出他说话是个男低音，果真是对的，他的声音似乎是从木桶里发出来的：嘭，嘭，嘭！……他姐姐的年纪已经不算太小了，三十岁左右，个子高挑，身材苗条，黑眉毛，红红的脸蛋，一句话，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了，而是一个蜜饯水果。她可爱极了，谈笑风生，总是不停地唱着小俄罗斯的抒情小曲，高声大笑，很容易就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：哈—哈—哈！我们第一次正式与科瓦连科姐弟相识，记得那是在校长的命名日晚会上。在一群神态严肃、郁郁不乐、把参加校长命名日晚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们中间，我们突然看到，一位新的阿佛罗狄忒（希腊神话传说中爱和美的女神，即罗马神话的维纳斯，传说由海洋泡沫中诞生）从大海的泡沫中出世了：她两只手叉着腰，来来回回地走着，既笑又唱，翩翩起舞……她激动地唱起一首《风飘飘》，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，随后又唱了一曲。她将我们大家，连别里科夫也包括在内，都迷住了。他靠着她坐下，脸上甜甜地微笑着，说：

“‘小俄罗斯语言（指乌克兰语）的轻柔、悦耳，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语言。’

“这一番奉承令她感到得意洋洋，于是她用使人信服的口吻动情地告诉他，讲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田庄，现在妈妈还在那里住着。那里有很好的梨，很好的甜瓜，很好的‘卡巴克’（俄语中意为‘酒馆’，乌克兰语中意为‘南瓜’）！小俄罗斯人将南瓜叫做‘卡巴克’，将酒铺叫做‘申克’。他们做的西红柿配紫甜菜浓汤‘特别美味啦，特别美味啦，简直好吃得——不得了！’

“我们大家听着，听着，突然大家灵机一动，想出了同样的一个办法。

“‘如果把他们撮合成一对，那该多好呢。’校长太太悄悄地对我说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大家这才记起来：我们的别里科夫原来还没有结婚呢。这时我们才感到很奇怪：不知为什么，在他生活里有这样一件大事，以前我们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，完全给忽略了。一般他对女人持什么态度？他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？我们以前对此完全不感兴趣，可能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吧，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穿着套鞋、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别人。

“‘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而她呢，也差不多三十多了……’校长太太讲出自己的见解，‘我觉得她是喜欢嫁给他的。’

“我们内地，人们由于无所事事，什么事都做出来过，做了无数不必要的傻事！这是由于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。是的，比如说，这个别里科夫吧，既然大家甚至无法想像他是一个能结婚的人，那我们为什么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？校长太太、督学太太，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趣盎然，甚至连面容都变地好看了，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似的。校长太太预订了一个剧院包厢，我们一瞧——她的包厢里正坐着瓦莲卡，手里拿着那么小的一把扇子，眉开眼笑，兴高采烈。身旁坐着别里科夫，那么瘦小，佝偻，倒好像是被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。有时我在家请朋友聚会，太太们就要我必须邀上别里科夫与瓦莲卡。总之，机器开动起来了。瓦莲卡本人原来也不反对出嫁，她和弟弟生活在一起不怎么快乐。大家只知道，他们整天争吵个不休，还彼此对骂。我来和您说一段小插曲吧：柯瓦连科在街上独自走着，一个很壮实的大高个子，穿一件绣花衬衫，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偷跑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。一只手抱着一包书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多节的粗手杖。他姐姐跟在他的身后，也抱着书。

“‘但是你啊，米哈伊里克（米哈伊尔的呢称），这本书绝对没有看过！’她大声说道，‘我告诉你，我敢发誓：你根本没有看过！’

“‘我和你说，我肯定看过！’柯瓦连科也大声喊道，还将手杖在人行道上敲得直响。

“‘咳，我的天哪，明契克（米哈伊尔的小名）！你干什么发脾气，要明白我们的谈话是带有一定的原则性的。’

“‘我对你讲，我看过！’他叫地更加响了。

“在家里，如果有外人在场，他们也照样争吵个不休。这样的生活大多数令她厌烦，她一心盼望着有个自己的家，再说也到考虑年龄的时候

了。现在已经不是挑东拣西的时候了，与什么人结婚都可以，哪怕希腊语教师也凑合。可也是，我们这里的大部分小姐只要可以嫁出去就行，嫁给什么人是不在乎的。无论怎么说，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了。

“那么，究竟别里科夫如何呢？他也常去拜望柯瓦连科家，就和他常来拜访我们一样。他到她家，坐下来就一声不吭。他默默地坐着，瓦莲卡就开始为他唱《风飘飘》，或者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静静地望着他，再不就是忽然哈哈大笑：

“在恋爱方面，尤其是在婚姻方面，撮合起着巨大的作用。于是全体同事与太太们都去劝别里科夫，对他说应当结婚了，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其它的缺憾，只剩结婚了。我们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，做出严肃的脸色说了各种各样的俗套话，比如，‘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’等等。而且，瓦莲卡长得也不丑陋，招人喜欢，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，也有田庄；最要紧的是，她是第一个对他如此温存又真心诚意的女人。最后他被说得晕头转向了，他觉是自己当真该结婚了。”

“噢，到了这一步，就该拿走他的套鞋与雨伞了。”伊凡·伊凡内奇说。

“您只要稍微一想就知道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他将瓦莲卡的照片摆在自己的桌子上，还总是来找我谈论瓦莲卡，谈论家庭的生活，也说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尽管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，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一点都没有改变；甚至相反，结婚的决定弄得他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：他开始消瘦了，脸色十分苍白，好像更深地钻到他的套子里去了。

“‘瓦尔瓦拉（瓦莲卡的大名）·萨维什娜我是喜欢的，’他讲道，勉强轻轻地一笑，‘我也明白，每个人都必须结婚的，但是……这一切，您明白吗，这件事来得有点太突然了……需要仔细考虑一下。’

“‘这有什么好想的？’我对他说，‘一结婚，就大功告成了。’

“‘不行，婚姻是我的终身大事，必须先得思量一下以后的义务及责任……免得日后惹出什么事端。这件事使得我不得安宁，现在我每天夜里连睡觉都不踏实。老实说，我心里很担心：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有点奇怪，他们的言谈举止，您知道吗，也有点奇怪。她的性格太开朗了。结婚倒没关系，说不定以后就要惹出事端来了。’

“于是他没有向瓦莲卡求婚，不停地拖延，使得校长太太及我们那里所有的太太都感到苦恼。他反反复复估量着面临的义务与责任，与此同时差不多每天都和瓦莲卡一起散步，可能他认为处在他的位置必须这么做。